

底线

(二)

一个经典绑架案中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

阎建生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底 线

第二部

一个经典绑架案中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

(本书正文纯属虚构)

阎建生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线/阎建生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10

ISBN 7-80153-760-2

I. 底… II. 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253 号

书 名: 底 线·烈火纯情

著 者:阎建生

责任编辑:言 午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字 数:635千字

开 本:960×640 1/16

印 张:41.7

印 数:5000册

印 次:2004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7-80153-760-2

定 价:30.00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底线》之第二部《烈火纯情》

内容介绍

李永皓在一次缉毒行动中身负重伤,抢救期间,梅山市立医院发生了一起神秘绑架案,亿万富翁钟汉昌和女儿钟玉婷被不明身份的人物绑架,而神秘女孩儿林忆萍,则被警方怀疑其直接参与了针对钟先生和钟小姐的绑架案,同时女警潇英子也被列入绑票集团的目标手册,正当警方对绑架案展开深入调查时,林忆萍却神秘失踪了。毕竟不知道李永皓性命如何?林忆萍失踪同绑架案有什么瓜葛?李永皓、郑文瑞和潇英子、林忆萍、钟玉婷三位漂亮女孩儿的爱情纠葛又怎么样?美丽的女孩儿一旦落入劫匪之手,她们的命运又是如何?是有惊有险?还是有惊无险?谁又是绑票案的真正元凶呢?绑架这些漂亮女孩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请看第二部《烈火纯情》——一系列惊天美女绑票案和一连串神秘爆炸案、投毒案中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1)

假如我俩从未那么热恋，/假如我俩从未那么痴心相爱，/
从未相逢，也从未分离，/我们也就绝不会如此肝肠寸断！

——彭斯《一个令人心醉的亲吻》

第二章 (31)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
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旧约·雅歌》

第三章 (67)

爱情是一片大海，不管她能否游过去，反正，她勇敢地跳进
了这片大海。

——毛姆《克雷杜克夫人》

第四章 (108)

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
惧、震惊和痛苦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情与怨》

第五章 (144)

获得爱情你可以随便使用什么方法，而保护爱情却需要智
慧，机智是智慧的一个方面，这里没有一丁点可鄙的地方。

——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

第六章 (186)

我注意到天才和头脑简单的人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

都能够显示真理：前者通过理性的力量得到它，后者则通过他们的心和爱。

——伍里采维奇《时间》

第七章 (224)

爱情就像火凤凰一样，/它在自己点燃的火焰中自焚，/然后从那旧情的灰烬中，/依然滋生出心中新的凤凰。

——格雷维尔《火凤凰》

第八章 (272)

我珍惜自己的朋友，如同财迷珍惜他的珠宝，因为科研成果所赐予我们的所有东西中，没有一样比得上友谊贵重。

——阿雷蒂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致乔万尼·波拉斯特拉的信

第九章 (319)

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靠不住的，/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所以恋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唇舌。/谁生的眼睛，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总不要请人代劳。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

第十章 (370)

爱情是这样看待时间的：一小时等于一月，一天等于一年，每个小小的离别是多么漫长的岁月。

——德莱顿《安菲特律翁》

第十一章 (399)

爱情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不是梦想，也不是痴望——啊，爱情不是这样——它是善良，是荣誉，是和睦与纯洁的生活。

——H·范戴克《爱情》

第十二章 (442)

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渺，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就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

第十三章 (491)

毫无经验的初恋是迷人的,但经得起考验的爱情是无价的。

——马尔林斯基《考验》

第十四章 (535)

真正的爱情不是用言语表达,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第十五章 (581)

确定和你同死,没有你,我怎么能活下去呢?/怎么能放弃和你愉快的谈话,深结的爱,而孤单地活在野林里?/即使上帝另造一个夏娃,从我的肋骨里取出,你的死又怎能叫我忘怀!不,不,自然的链条拖着我;你是我的肉中肉,骨中骨,是祸是福,我都不能和你分离。

——弥尔顿《失乐园》

第十六章 (612)

许多誓言不一定表示真诚,真心的誓言,有一个就足够了。

——莎士比亚《终成眷属》

第十七章 (645)

不要催我回去、不让我跟随你。你到哪里,我也去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你的神明就是我的神明;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中重重地降罚于我。

——《旧约全书·路得记》

第一章

假如我俩从未那么热恋，/假如我俩从未那么痴心相爱，/从未相逢，也从未分离，/我们也就绝不会如此肝肠寸断！

——彭斯《一个令人心醉的亲吻》

1

生命永远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不管是谁的生命，一个刚刚在母亲子宫孕育而成的胚胎，一名深山老林的普通农民，一名行动不便的耄耋老人，即使是那些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重病患者，除上帝之外，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没有任何理由漠视他们的生命，更没有权力决定生命的归去来兮。而且这种理念，应该上升到一个全民性的高度，所以说，珍爱生命，绝不仅仅是警察、军人、法官或政府官员的生命需要珍爱，更不应该把珍爱的对象仅仅限定给政府高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哪一部分人，已经滋长或者正在萌生漠视生命的价值趋向，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及这个能够漠视生命的群体，包括它的每一位成员，就已经堕落和沉沦了——他们离地狱之门大概只有一步之遥，抑或是他们的脚已经踏进了地狱的门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珍爱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也就没有权力指责他们的背叛，更应该理解和宽恕他们的叛逆，更应该反省和检点我们对生命的残忍。

梅山警方捣毁隐藏在密林深处一个特大制贩毒品窝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请求上级警政部门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明码电报，通过警察局内部通讯网络，及时传到了有关部门。

上级警政部门很快就发来专电，主要内容有这么三点：

一、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李永皓等负伤警官。

二、热烈祝贺梅山警方成功捣毁一特大制贩毒品窝点。

三、上级警政部门即将派专家组，乘专机亲赴梅山参加抢救。

确实，隐藏在边境地区密林深处这个由梅山警察局局长穆育森直接操控的制贩毒品窝点，被完全彻底地捣毁了，捣毁这个窝点的功勋侦探，自然是实习警察李永皓，但这个行动还有一名编外功勋，几乎要被人们遗忘了，这个编外功勋就是那驾坠毁的直升机，正是直升机坠落时携带的500多公升汽油引发的森林大火，才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个隐藏在深山老林的毒品制

贩窝点和几乎有一个加强排的非法武装人员,并把那些已经转移到山洞里的毒品制造机械,彻底封堵在可能永远无人知晓的山壳下面。

毒品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人们精神内核的毁灭性破坏。我们中国曾经因为这个可恶的东西,丧失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的损失,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耻辱。

中国对于警察的保护,历来是十分周密细致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们的薪金比其他序列的公务员高出许多,保障体系也比其他序列的国家机关完备一些,它是一个仅次于军队的国家保障部门。所以,上级公安部门刚一收到梅山警察局发来的紧急医助密电,就以最快速度,在第一时间跟最权威的医政当局取得了联系,几乎没有费什么时间,医政当局就从几个颇负盛名的医疗部门,紧急抽调了几位心胸外科方面的专家,直接送到了军用机场。

专家组成员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延误,哪怕一分一秒的停歇都没有,他们被迅速安排到一架刚刚协调好的军用飞机上,随着军用飞机的巨大轰鸣声,这架满载着警政部门首长对基层警官生命的关怀,直奔梅山军用机场而去。

专家们刚一踏进机舱,甚至没有来得及喝一杯热茶,就立即打开手提电脑,通过航空器专用通讯网络,同梅山市立医院手术室取得了联系,开始接收和处置远在数千里之外临床第一线的远程资料,专家们神情严肃地围坐在电脑显示屏前面,根据现场传来的医情资料,研究制定治疗方案中每一个细小的步骤和环节。是啊,这是一场同死神拼时间、抢速度的拯救生命的伟大行动。

飞机轰鸣着穿梭在蓝天白云之间。座舱的计算机屏幕上,李永皓那颗破碎的心,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早产婴儿微弱地震颤着,因为现在已经不能用跳动两个字,表述这位实习警察心脏的活动情况了。

点三六五零零二,李永皓是梅山市立医院手术室

其实,这时的梅山市立医院手术室,同样开展一场挽救生命的伟大行动。

虽然监视器上李永皓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但这位只身逃出魔窟的实习警察,已经完全进入深度昏迷状态了,人世间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鲜花,漂亮的女孩儿,无限的希望,永久的期盼,等等,等等的一切情感,正在从他渐渐淡薄下去的意识中轻轻地飘来飘去。也许童年誓约的践兑,使李永皓完全卸下了积压在心头的重负。也许潇英子在他耳边轻轻扣击的那

个充满凄惨爱意的声码语言——我爱你，使他完全沉浸在初恋般的梦幻中了，现在的李永皓，就像熟睡中的人儿一样，尽管脸色苍白，呼吸微弱，但面容却慈祥幸福，好像正在做着——一个什么美妙的春梦。

萧英子和林忆萍紧紧攥着李永皓的手，泪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地滴在他苍白的脸上，“永皓永皓”和“皓哥皓哥”相互交织的凄厉呼唤，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即使是地狱的守门人听了这种悲情嘶喊，都会为之动容，都会怦然生出一颗恻隐之心，从而软化了他们的铁石心肠，融化了他们的铁面铜肠，罢罢罢，宁肯天上少一位天使，也不要让人间缺少了真情和正义啊。

医生们忧心重重地观察着监视器上那颗微弱的快要停下摆来的心，紧张地处置着李永皓手术前的有关事宜。一位专家试了试李永皓的脉搏，观察了一下他的瞳孔感光情况，轻轻地摇了摇医学科学家高深莫测的头颅，面无表情地叹道：“情况非常不好，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萧英子挂在脸上的泪水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她焦急地恳求大夫道：“医生，医生，求求你，求求你们，快做手术啊，不要耽搁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和珍爱生命，对吧，各位大夫？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啊？”

萧志然署长见女儿的感情伴着泪水，毫不掩饰地从心房直泄而出，早已明白了其中的一切——这个傻姑娘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怪呢，他严肃地训诫了自己的女儿：“英子，你冷静一点，医疗方面的事，要听大夫的。”

萧英子一下子扑到萧志然怀里，就像抱住耶稣或菩萨似地啜泣道：“爸爸，我冷静不下来，从出事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但就是冷静不下来啊。”

也许是出于女孩儿的天性吧，林忆萍用一种近乎于吃醋和妒忌的眼睛，冷冷地看了看眼前这位漂亮女警几乎暴露无遗的感情世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唉，如果自己已经对皓哥的毅然回归产生了仰慕之心的话，今后的爱情之路，说不定有多少艰难险阻呢。

这时，一个本院医生带着省城来的几位专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那位负责监护的医生，指着监视器上的数据和手术台上昏迷不醒的李永皓，向院长和专家们介绍道：“院长，各位专家，目前的情况非常不妙，伤员相当危险，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手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哪，瞧，”监护医生指着显示屏上微弱震颤的心脏说：“子弹的潜伏点距离心脏太近了，大约只有一、二个毫米。一、二个毫米哪，稍有一点差池，哪怕是有一丁点疏忽，伤员都可能被擦到手术台上。”

省城专家组的医生看一看监视器，皱着眉头叹了口气：“手术难度确实很大，危险系数也很高，手术的成功率嘛，几乎是零……”

萧英子虽然听懂了医生们说李永皓的手术成功率几乎为零的真切含义，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焦急地问道：“各位专家，各位医生，伤员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专家们仍然紧锁着眉头，紧紧地盯着显示器，一位专家头也没回，只是轻轻地嘟囔道：“现在很难下定论，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伤员是枪伤，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手术，而且距心脏只有一、两个毫米，稍有不慎，伤员就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这时，手术室一位专事报告情况的护士，跑进来把一封密电递给萧志然：“报告署长，你们警察局机要员送来的紧急密电。”

萧志然立即开了封，简单看了看标题，随即就当众传达了密电的内容：“上级警政部门来电，专家组已经乘专机赶赴梅山参加抢救工作，并已经通过专用通讯网，同医院手术室取得了联系，现在正在进行远程诊断，大约三小时四十分钟后到达梅山，让我们做好手术前的准备。”

院长看了看监视器，摇摇头，叹息道：“伤员恐怕四十分钟都等不到，更不用说三小时四十分了。”

院长的叹息尽管只是轻轻的那么一声，院长的话也只是自己对伤势的判断，但对于林忆萍来说，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她怎么能相信，分别二十年之后，他们才刚刚相认不到五分钟啊，难道她和皓哥之间的缘分就真的如此轻薄吗？

“皓哥——”院长的话刚一出口，林忆萍就像失去灵魂支撑的肉体，两脚一软，眼前一黑，当即就跪倒在李永皓床边，小护士紧紧拉住李永皓的手，放声大哭起来。

林忆萍猛然之间的凄厉哭声，倒把医院院长弄糊涂了，他惊诧地问：“这不是钟先生的外甥女儿，咱们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小林吗？这是怎么了？”

护士长指着李永皓胸前的胎记给院长介绍说：“这位伤员是林忆萍的亲哥，据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失散的，他们刚刚相认还不到五分钟哪。小林就是从这片胎记上认出来的。”护士长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更玄乎了。

院长深深地叹口气，摇摇头：“噢，真是太残酷、太残酷了，你们，通知钟先生了没有？”护士长摇摇头：“还没有。”

林忆萍仍然爬在手术台边痛哭不已。

萧英子不明白，或者说，她一直都在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这个以前为他们提供过小情报的小护士，她不相信小护士会是李永皓的亲妹妹，即使是那个年月发生过多少离奇古怪的连上帝都说不清、说不准的事，萧英子都不会相信林忆萍是李永皓的胞妹。而且，李永皓一再声称林忆萍是他们家

下放到南方边陲农村时的东家姑娘，从心理上讲，萧英子倒真的希望林忆萍是李永皓的亲妹妹，而不是什么干妹妹、湿妹妹。不过在这个时候，李永皓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谁还有心思想什么亲妹妹、干妹妹、湿妹妹之类的话题呢。萧英子急切地拉住院长的手，可怜兮兮地哀求道：“院长，你们一定要尽力抢救，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啊。”

萧志然赶紧拉开近乎于失去理智的女儿，责怪地：“英子，你安静一点好不好？医院会尽力抢救的。”随后署长问道：“院长，有没有其他办法？能不能立即转往广州？昆明？飞机方面我直接同军方或民航部门联系。”

院长摇摇头，当即否定了署长的意见：“伤员很危险的，现在已经来不及转院了。”院长问身边操作传输仪器的医生：“专家组怎么说？”

医生汇报道：“我们已经将有关伤势资料传给了飞机上的专家，现在他们还没有传来任何治疗方案。”

一个医生观察了一阵李永皓的瞳孔，摸了摸他的脉搏，无奈地叹息道：“手术难度太大，危险系数很高，我们没有处理心脏部位枪伤的经验，不敢贸然做这种手术的，小伙子确实很危险。”

就在大家面对李永皓默默流逝的生命茫然不知所措的关键时刻，手术室的传真机终于盼来了第一份来自飞机上的远程抢救方案。

萧英子流着泪，急不可待地问：“专家组怎么说？专家组怎么说？有没有好办法？”

院长看着传真件，轻轻地摇摇头：“专家组的意见是，现在伤员已经接近濒死状态了，时间十分紧迫，不必等他们来，必须立即进行体外血液循环和开胸手术，取出弹头，修补遭到子弹穿击的心脏隔肌，缝合破损的气管以及肺部的弹眼，他们只能进行远程指导，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医生们犹豫不决地：“我们医院没有人做得了这种手术，和平年代枪伤很少见的，关键的一点是，受伤部位不对啊，在距离心脏一两个毫米的地方做手术，我们梅山医院还没有做过难度这么大的手术，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实在是太危险啊。”

省城专家摇头叹息地说：“这个手术我们倒可以作具体指导，但对于子弹造成的心肌损伤，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临床处置，成功的把握不会很大。”

院长看看李永皓的情况越来越不妙，转身同萧志然和杨永昌简单嘀咕了几句之后，才最后下了决心：“这样吧，手术成功与否，在此一搏了，手术的成功率恐怕连5%都没有，但是，如果不做手术，伤员在十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我想，与其等待死亡，不如同死神搏它一搏，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这个手术我来主刀，我是军医出身，对枪伤多少有点研究，在部队的时候，这方面的病例也处理过一些，但在距心脏这么近的部位做手术确实很

危险。所以，胸腔打开以后，具体的临床指导，由省城几位专家共同协商解决，电脑和传真操作员要特别注意，必须同飞机上的专家组，时刻保持密切的联系。”

萧英子哭着跺跺脚，几乎是在喊了：“院长，那你们就快做啊——还等什么？”

一位医生看着显示器上的各种数据：“院长，伤员的生命体征已经出现异常，现在需要立即输血。”

萧英子立即挽起袖口，露出北方姑娘那种雪一样白嫩的胳膊：“就输我的血吧，我和李警官是一样的血型，都是O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做过化验的，衣服、裤子、皮带和帽子上，都标有自己的血型和过敏药物的。”

护士长为难地摇摇头：“我们医院有自己的血库，一般情况……”

萧英子是真急了：“哎呀，什么一般两般的，来不及了，就用我的血吧。”

护士长心情复杂地：“这个？这得请示……”

萧英子着急地伸着自己的胳膊，直接向院长请示道：“院长，大夫，还犹豫什么？就用我的血吧，抢救伤员重要啊，再说血库的血不很安全，也不很卫生，就输我的血吧，你们不要再犹豫了。”

林忆萍也站起来，挽起自己的胳膊：“院长，护士长，输我的血吧，我也是O型血，输我的血最安全，他是我哥啊。”

院长奇怪地问：“血库里没有血吗？”

护士长回答道：“这位女警要求用她的血，她说怕血库的血不卫生、不安全。小林也是O型血，以前抢救病人的时候，多次给病人输过血的。”

萧英子着急地跺着脚：“院长，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血，李警官也是O型血，血库的血很难保证没有病毒啊，输血造成的医疗事故也是很多的，还是输我的血安全啊。”

杨主任见萧英子感情外露，情绪激动，早已经洞悉了其中的一切，赶紧上前劝阻道：“英子警官，院长他们一定会全力抢救的，医疗方面的事，还是让医院自己安排吧。”

院长好像直到这时才注意到，手术室怎么突然之间多了一位陌生面孔的漂亮护士呢？神情茫然地问道：“这位护士是？”医院的等级历来是非常森严的，在如此紧要的手术之前，哪有护士插话的道理。

杨主任赶紧介绍道：“这位是萧英子警官，萧署长的女儿，刚才你们一起进来的。外面还有一位男同学，叫郑文瑞，跟这位叫李永皓的伤员，是一起分配到咱们梅山警察局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

院长恍然大悟地：“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是破获‘八·一五’案件的那三位警官嘛，报纸和电视都作过深度报道的，看我这记性，真是老了，唉，人可比照片漂亮得多啊。”

萧英子恳切哀求道：“好我的院长，您还犹豫什么？救人要紧啊，快做手术吧。”

院长坚定地：“好好好，这就去做。”转身对其他大夫和护士长说：“就这样吧，立即对这位女警的血样进行常规化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就输她的血。这个手术我亲自来做，你们要抓紧时间，研究制定几套临床上可能用得着的处置方案，准备好急救药品和器械、阿托品、呼吸机等，以防万一。”

医生、护士长神情严峻地答应道：“是！”

院长继续安排道：“对了，要注意随时把有关资料和抢救过程，全程传输给飞机上的专家组，同时要及时把专家组传来的资料送到手术台，手术室跟飞机上的专家组，要保持密切联系，争取获得全方位远程诊断和远程医疗支持。”

萧志然同意院长的处置措施：“同时要把求救信息发送到国际互联网上，争取获得国际上权威专家的技术咨询和帮助。”

顷刻之间，这台由院长亲自主刀的拯救生命的伟大手术，就在无影灯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现在，萧英子终于看见自己的鲜血通过输血控制仪，一滴一滴注入李永皓的脉管。在这一刻，仙女美警才真正体会到，只要能为自己深爱的人做一点事，哪怕是流一滴血、淌一回泪、出一把汗都是无比幸福的。爱情，不就是永远都期盼着、等待着的一场伟大奉献吗？无论你爱的人知道不知道，只要能为他或她真诚地奉献了一些什么，你就会觉得幸福、甜美，原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神圣爱情，就是在拼命地争取一切为爱着的一方真诚奉献的机会啊。

很快，李永皓的血液开始在体外循环了，胸腔也打开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实习警察的生命似乎更加危险了。

医生们不断地在手术台前研究那些由飞机上专家们发来的指导资料，并根据临床实际，研究制定新的医疗方案。

林忆萍虽然被护士长取消了直接参与手术抢救的资格，但仍可以站在手术台前，直接观察手术的进展情况，现在她对于李永皓的生命体征情况，对这台手术的危险系数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这位俏丽的南方姑娘腮上挂着泪水，心里装着祈祷，神情不定地观察着无影灯下的手术，观察着手术过程中李永皓出现的每一个细微的症候，不时扫一眼那位亮丽的女警，眼前不断浮现出童年时期的一些依稀往事，突然，林忆萍想起小时候每当她和李永皓一起玩耍时，村里的孩子们都管她叫“小地主婆”的谥言，心里咯噔一下，白皙俏丽的脸蛋，渐渐地红涨起来，是啊，这个二十年前的童谥，会不会成为今后的现实呢？

林忆萍想入非非了，因为她相信谥言，罩在俏丽的脸庞上的那个浅蓝

色口罩,早已被心中涌出的泪水湿透了。

3

等待的时候时间总是漫长的,等待中的心情,感觉上就是一种煎熬。

秒针嘀嘀哒哒地迈着它的圆步,似乎一下子比平时慢了许多,分针像睡着觉的懒虫,静静地卧在了表盘中央鼾睡,而时针和分针加在一起,怎么看都像一副凝固的圆规,不管你多么焦急,它总是一副一动不动的样子。

现在最难熬、最难耐的人,就要算楼道里的郑文瑞、阿松和阿玲他们仨了。三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焦急地转着圈到处乱窜,谁也不知道自己转了几圈,走了多少步,叹了多少口气。

“潇英子,这个混蛋,信儿都不知道通一个。”郑文瑞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焦急地在地上转着圈子,心里狠狠地骂道。其实,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那位可爱漂亮的小警妹殷红的鲜血,正一滴一滴地注入李永皓的脉管,潇英子的真诚和执著,正在跟李永皓那颗随时都会停顿下来的心脏,进行无言的爱情交融哪。

见一位护士急匆匆地从手术室出来,郑文瑞立即迎了上去,凝重焦急地问道:“护士小姐,病人,病人情况怎么样?”

护士摇摇头,急匆匆地走了。

郑文瑞像一位可怜的乞丐,陪着笑脸焦急地跟在小护士屁股后面,讨食似地央求道:“护士小姐,求你了,病人有没有危险啊?”

小护士还是摇了摇那颗尊贵无比的头颅,急匆匆地走开了。

郑文瑞急得直想骂娘,嘴上的话就渐渐地硬棒起来:“都急死人了,你,你是不是吃了摇头丸?摇什么头啊,手术现在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啊?”

护士白了郑文瑞一眼,仍然摇一摇头,急急匆匆地办自己必须立即去办的事去了,而这时的郑文瑞,就像蜥蜴在匆忙逃生时扔掉的尾巴,被匆匆而去的护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4

手术在静悄悄地进行着。

手术室尽管安装有空调,室内温度尽管控制在恒温状态之下,但院长、医生和护士们的额头和面庞,都渗满了细密的汗珠,浅蓝色的手术服和口罩,早已被汗水浸透了。

潇英子和林忆萍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手术的结果,泪水一个劲地向外涌泄,两位有过一面之交的姐妹,眼睁睁地看着鲜血和液体,一滴一滴地注入

李永皓的脉管，呼吸器也在呼哧呼哧地运作着，监视器上的数据表明，至少现在的李永皓，仍然弥留在阳光明媚的人间。

突然，手术室的电话振铃急促地响了起来，这时大家才注意到，不知不觉中，近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在等待和希望中流逝过去了，这个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静谧得几乎要停顿下来的时间概念给大家唤了回来。

一个小护士神经质地抓起电话：“喂，你好，这里是梅山市市立医院手术室。请问你找谁？找萧署长？好。”护士赶紧把电话听筒递给萧志然：“首长，找您的电话。”

萧志然接过话筒：“喂，是，我是萧志然。噢？你是基地司令员？什么？专家组十分钟后在梅山军用机场降落？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请司令员派专人专车，把专家组直接送到手术室，对，要直接送到手术室。”

萧志然放下话筒后，轻轻地走到萧英子身边，告诉这位被眼皮底下的危险爱情惊吓得几乎要神经崩溃的姑娘：“英子，专家组十分钟后到达梅山。”

萧英子看着因为手术被打开了胸腔，脸色惨白如雪，目前还不能断定生死的李永皓，豆大的泪珠，再一次挂满了姑娘的面颊。

林忆萍仍然心情复杂地观察着手术的进展情况，整个手术的所有细节她都能看懂，省城专家和院长在具体的手术操作中，曾多次出现过跟教科书要求不相一致的处置方法，李永皓那颗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心，有好几次都差点要停下摆来呢，姑娘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甚至都惊出了胸膛。现在听说专家组马上就能赶到手术室，忐忑不安的心，渐渐感觉到一丝宽慰，姑娘不由自主的双手合一，默默地为她的皓哥祈祷平安。

果然在半个小时之后，那位专事报告情况的护士又跑了进来，向萧志然和杨主任报告道：“报告首长，专家组已经达到，并进行了手术前的消毒。”

萧志然一摆手：“快请！”

萧志然的话音刚刚落地，只听“铛啷”一声，那颗要命的子弹，被院长夹出了李永皓的心脏隔肌，清脆响亮地落在了手术盘上。

院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位护士赶紧为院长擦一擦脑门上密密麻麻的汗珠，同时，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也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因为林忆萍看得懂这台手术的玄妙和惊险，现在自然是万分的欣喜和激动了：“子弹终于出来了，手术成功了，手术成功了！”

萧英子心有余悸、恍如隔世地呢喃道：“子弹，真的取出来了？永皓，他，他没有生命危险吧？”

院长摘下眼镜，轻轻地点一点头：“好险哪，子弹稍稍地向右偏了一点点，正好从心包和心脏壁之间的隔肌穿过，如果再向左一、二个毫米，就会

打在右心房或冠状动脉上，伤员会当场死亡的，实在是太危险、太玄乎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还算抢救及时，如果路上多耽搁一、两个小时，也是很危险的。”

“谢谢院长，谢谢各位大夫！”听院长这么一说，萧英子立刻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了，猛然间，姑娘想起第一次跟穆育森打靶时，穆育森给他们讲的因为年轻时自己的枪法总是偏右，被部队的战友昵称为“老右”的笑话，心里呢呢喃喃地祈祷了一句：“谢天谢地，幸好偏右！”

林忆萍目睹了手术进展的全过程，自然清楚地知道手术成功与否，她亲眼看着院长把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心包和心脏壁之间一条狭窄的肌体中一点一点地剥离出来，之后院长又专心致志地处理了心肌方面的损伤，这时的手术只能算成功了一半，离伤员到达康复的彼岸，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哪，术后综合症都会随时成为凶险的杀手哪。但是，毕竟取出了那颗要命的铅质金属，白衣丽人同样激动得满脸泪痕了。

手术结束后，虽然李永皓仍处于昏迷状态，但毕竟解除了暂时的生命危险，在医生、护士和萧英子、郑文瑞、阿玲、阿松等人护送下，迅速推进了心胸外科 ICU 特护病房进行术后观察护理。

ICU 护士见一下涌来这么多人，特别是居然涌入了像阿松、阿玲那样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乡下人，除医生和护士可以进入外，却把萧英子等人拦在了铝合金自动玻璃门禁之外：“唉唉，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随便进的吗？这是 ICU，ICU！你们是病人的什么人啊？”

郑文瑞据实回答道：“我是他同事。”

护士坚决地摇摇头：“同事不行。”

萧英子是不顾一切地要往 ICU 钻：“我，我是他妹妹。”

护士怀疑地笑了笑：“妹妹？不是吧？报纸上有你的照片，你叫萧英子吧？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啊。这位是郑文瑞吧？受伤的应该是李永皓，我们梅山的英雄嘛，谁不认识你们啊？”

萧英子赶紧拉住护士的手，淌着泪恳求道：“护士小姐，既然大家都认识，我们就是朋友啊，你就让我进去吧，就算我求你了。”

护士仍是一副铁面观音的样子：“不行，ICU 是特护、专护病房，病人刚刚做完手术，还处在危险期，只允许本室护士护理，亲属也只能留一个，一般不允许其他闲杂人等在场。”护士一扭头，突然发现林忆萍也杂在其中，惊愕地问道：“唉，林儿，你来干什么？是你家里什么人吗？”

林忆萍点点头，悄悄地和护士耳语了一阵什么话，就轻盈地跨进了 ICU 的门。